

◎他山之石

如何打开一扇门

文学经典的N种开头

□傅红雪

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座建筑的话，那么，我们该如何进入这座建筑呢？是从正门大摇大摆地直接登堂入室？还是敲碎一扇窗户的一块玻璃，伸手进去拨开插销，然后推开窗户爬进去？抑或是在房顶上，揭开几片瓦，把屋顶凿个洞，在屋梁上拴根绳子然后顺着绳子爬下去？这涉及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即文学作品的开头这个问题。

以色列小说家阿摩司·奥兹说故事的开头是作者和读者背着主人公签订的一份秘密合同。说到故事，我们好像要把抒情诗排除在外，其实不然，诗歌也可以看作是故事的一种，只是诗歌的故事更隐蔽，更需要读者的参与完成。由此，我立刻想到诗歌史上最著名的开头之一，T.S.艾略特的《荒原》：“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 在死地上养出了丁香，混合了 / 回忆和欲望。”要说这是一份合同，这是怎样一份合同呢？说这是一份死刑判决也许更像一点吧。

同样有点像死刑判决合同的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的开头：“毫无办法。”对什么毫无办法？对谁毫无办法？对你还是对我，还是对所有人？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就像我们看到一座房子，找不到门，眼前出现一扇窗，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搬起块石头砸碎玻璃就往

里钻，也不管进去之后会碰到什么。是的，我们必须冒险进去，阅读就是冒险不是吗？

类似的还有爱尔兰作家弗兰·奥布莱恩的《第三个警察》：“不是人人都知道我是怎么把菲利浦·马萨斯这老东西干掉的——喏，就用铲子一家伙把他的下巴敲掉。”这简直就是一封恐吓信，谁要是更深半夜拆开这样一份合同，会吓得不敢睡觉吧。

有的合同的起草者像是热情的小商品推销员，美国大作家麦尔维尔的《白鲸》就是这样：“管我叫以实玛利吧。”亲切吧，简直跟咱们中国的淘宝店主差不多，就差先喊声“亲”了。“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样的合同像不像村里的媒婆来说亲？就好比你是个姑娘家，到了花朵一样盛开的年纪，你隔壁的隔壁的隔壁家有个叫二蛋的小伙子，早看上你了，然后人家老娘就上门来找到你家老娘，不开门见山，而是先叹口气，说：“唉，儿大不由娘啊！”这样的作者应该是位传统女性吧？没错，这是著名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著名的《傲慢与偏见》的著名开场。这样一开场，你大概也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谈话内容了。

而有的合同则像是智慧的长者起草的，没错，我指的就是俄罗斯大作家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幸福的家庭

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或许是中外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开头了。而另一位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实际上“做事”心狠手辣，但人家寄来的合同却往往有着温柔的“知音”风格，其名作《白夜》是这样开头的：“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亲爱的读者，一个只有在您风华正茂之年才有的夜晚。如此的夜色清朗，群星闪耀，当您遥望夜空之时，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灿烂的天空下，难道还会有性情暴躁、喜怒无常的人？”收到这样的合同，像不像你正在家闲极无聊，突然收到狐朋狗友的短信（或微信）：“某某KTV 某某包间，啤酒已备好，速来。”而等你急不可待地赶去的时候，却说不定是朋友正被债主刀架脖子上，要你掏钱赎人。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总让我想起著名“80后”作家郭敬明所描写的“45度角仰望天空”，这个合同里肯定夹着一张《小时代》的电影票。

再看看诺奖作家帕慕克《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开头：“这个故事讲述麦鲁特·卡拉塔什的人生和梦想。”人家就不玩虚的，大门敞开了，想看就进来看看吧。

人们在没有明确的信念之下，为了追随权力甚至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主张，彼此没有信义只有算计。能够遵守原则和信念，用一贯的哲学开拓政策的政治家，简直用之又少。

权力就像墙上的阴影，再渺小的人也能投射出巨大的影子。

——乔治·马丁《冰与火之歌》
晚综

——朴谨惠《绝望锻炼了我》

——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

命运不允许女性太过逸乐满足，总设法叫她们哀痛，不是婚姻不幸，就是环境欠佳，数来数去，总有不顺心的事，从一双漂亮但轧脚的鞋子起，到同他有缘无分，一生都很少真正开怀。

——亦舒《吻所有女孩》

■相关链接

一些经典名作的开头

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人与人之间情断义绝，并不需要什么具体的理由。就算表面上有，也很可能只是心已经离开的结果，事后才编造出的借口而已。因为倘若心没有离开，

◎读书心得

读一本好书



□刘希

一位著名的作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读一本好书能够使人获得从烂泥塘中爬起来的信心。可见，读一本好书，对人的一生有多么重要。

我常听朋友们这样说：当年，在我最困苦的时候，若不是读了某位作家的

某本书，我可能就没有今天了；或是听朋友这样说：当年，在我失恋后最迷茫的时候，我丧失了生活的勇气，若不是我看到一本书上说，放弃，是为了成全更加美好的未来，我可能还在消极地面对生活，走不出那段感情的阴影；还有时听朋友们这样说：我那次经商失败，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若不是看到一

本致富小册子，使我重新燃起信心，我不可能发现这个商机。是的，读一本好书，不仅改变一个人的心境，有时甚至还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读一本好书，就像与一个品性好的人交朋友。她能指引你的行为，影响你的思想。

一本好书，给你谆谆教诲，为你在黑夜点亮明灯，引导你走上成功之路。当你迷茫时，当你困惑时，当你踌躇不前时，他总是适时地站出来，为你指一条正确的路。一本好书，丰盈你的内心，让你变得强大，坚不可摧。

一本好书，永远不会让你厌倦。读三五遍是常事，读八九遍也不足为奇，你越读越欢喜，越读感触越深，越读越觉得自己很渺小，需要努力地做事、为人。一本好书，当然是你最珍贵的宝贝；一本好书，也是你灵魂的伴侣，陪伴着你，让你永不孤单。

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像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每一个人都需要读一本好书。

◎灯下品读

突破审美边界的旅行

□肖遥

不知道别人的读书经验里，有没有这样的焦虑，就是一本书开始读就觉得吃力，读到三分之一还读不进去，读到一半还没有快感，心里会隐隐不爽。真正的读书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但如果你真心想看，看着看着就会看出好来，就像看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如果看进去了，你会发现，她书里的人物就在你身边，比比皆是，像《库斯特岛》里的房东大娘格里夫人，是那种独立人格缺失，习惯用“劝说”在圈子里刷存在感的人，她们对于友谊、对于陪伴简直胃口十足，热衷刺探和传播小道消息，用自己的标准化人生哲学劝说别人。格里夫人劝说刚刚做新娘的“我”：“永远先把衣服穿戴好，就好像你要出门一样，做好头发，化好妆……”听上去就像我们单位领导天天强调的“永远要保持衣冠整洁，笑容可掬，就像每个来办事的群众都是携带针孔摄像机的记者一样”。她说得越多，“我越觉得四肢像被铅块压着，沉甸甸的，想打哈欠、藏起来、打个盹儿”。

比如《好女人的爱情》里巴德家的两个臭美的姐姐：“每把椅子上都搭满了她们刚熨好的衣服和裙子，地板上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隙都铺着毛巾，摆着她们待干的毛衣（一旦你走进，她们便尖声怪叫），在所有的镜子前她们都要扭来扭去——大厅衣帽架上的镜子、厨房餐具柜上的镜子、厨房门边的镜子——镜子下面的架子上永远被安全别针、发卡、硬币、纽扣、铅笔截子等塞得满满当当。有时，她们会在一面镜子前一站就是二十分钟，从各种角度打量自己，检查牙齿，把头发朝后拢，抖到前面。最后，她终于心满意足，或者至少平静地走开了——才走到下一间房间，或者一看到下一面镜子，她就会把这一套重新开始，好像刚换上了一个新头。”

之所以罗列这些细节，是因为也只有细节能陈列出来给人欣赏，这些细节着实好看令人揣摩、惊叹、玩味。有句话说：画鬼怪易，画人难。把寻常生活描绘得波澜迭起并不难，可是把雷霆万钧的故事讲得波澜不惊，就不容易了。把自己弄得疯疯癫癫不难，而看似平平淡淡，却让人为之神魂颠倒、牵肠挂肚就是件技术活了。

《好女人的爱情》以一起命案开篇，以一个病人的病危中转，以一起即将发生的谋杀收尾，但是通篇只是淡淡的、冷静的、客观的叙述，就好像这件事发生在身边，这些人只是我们的邻居。三个小男孩发现了眼科医生魏伦斯先生的尸体并报案，好女人伊内德照顾病危的奎因夫人，奎因夫人临终前告诉了她魏伦斯的死因：魏伦斯调戏自己，被她丈夫奎因撞见，杀了魏伦斯。服侍奎因夫人的伊内德是个义工，是个大善人，她有宗教，她受不了良心的煎熬，决心劝说奎因投案自首，但是她自己也做好了被奎因杀人灭口的准备，处处替别人着想的伊内德安排好时间地点，以便奎因杀死她且不为人知，然后她几乎是用赴死之心去找奎因……从来没有人这样写死亡的吧？没有恐怖，但是细思极恐，没有刀光，却步步惊心。归根结底，门罗是通过死在写生，通过故事在逼出人性，看上去，每个人都有他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包括杀人和被杀，包括慷慨赴死和不想死却不得不死的人。

如果习惯了她叙述的节奏，和那种章回体传统小说截然不同的节奏，故事里的诗意就弥漫出来，其实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有一个不成文的标准，只要作品里有了诗意，段位就高了。用多少篇章去分析艾丽丝·门罗作品的好都不为多，我只是想说，有时候，所谓的阅读经验并不可靠，也许阅读不该有经验一说，一旦有了经验，就像被套上了皮鞭、枷锁、鞍子的马，失去了自由驰骋的可能性，推及写作、生活、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又一场不断突破审美边界的旅行？